

锦里诗苑

南泥湾

一道湾一道敞亮的出口
远道而来的人
走出泥泞的苦难
哼着信天游,高唱东方红
把自己种成一片片枣园
种成金灿灿的粮食
种成白花花的棉
织出天安门上的五星红旗
雨过天晴
中南海的秋天
带着南泥湾的印记
养育出心满意足的日子

南泥湾,你背影里
我听见有人叫我的乳名
有人招呼我,走过这道湾
就是艳阳天

枣园记

一粒枣落地生根
很快一片枣园梦幻里苏醒
海纳百川,一种阵痛里
灯光亮成黑夜的群星
每一扇窗口
咀嚼出时局的安危
小米加步枪的那些战事
翻山越岭
在枝头眉飞色舞
让整个寒冬远离人心的视线
神州从枣园的风韵里
找到春天的情怀

我也是你熟透的一粒枣
根植巴蜀,花儿
却开在你的心田

八达岭

你石缝间长出的小草
讲的是春天的故事
还是路过的风,飘过的云
山脊上的蜿蜒
也许就是一段历史的心情
旗语道破天机的瞬间
一边腥风血雨
一边艳阳盛世
一些英雄深居城墙的厚重
终于享受风水的洗礼
落脚烽火台的雁,心旷神怡
看见华表所指的方向
风生水起

读遵义

山坳的怀里
你藏匿一个久远的秘密
历史睁开眼睛
洞穿你最生动的表情

路在这里打开了结
迷茫的心境
了结了疼痛
开始活血舒筋
鲜红的旗帜
飘在一滴雨露的空间
河流与山口

穿过百年的星光

(组诗)

邓太忠(四川)

从煎煎里醒来
一路狂奔
梦从潮湿的沟壑
蜂拥而至
发芽生根

终于,天安门
挂满阳光的果实
遵义在华表的前方
刻骨铭心

西柏坡

枪林弹雨,生死营造真理的丰满
一支烟的缭绕里
命运的习惯了风雨
气吞山河的豪迈,让你
彻夜难眠,看见东方地平线
红日奋搏而起的壮烈

从这里走来的新中国
泥土的芬芳陶醉人心
那些洞开的窗口讲述的过往
日新月异,过去的痛处
不再雪雨交加,四季的花朵
陆续盛开温馨的表情

翻过这道坡,可否迈过那道坎
刻骨铭心在历史的长空
鱼水的辩证法放在人心的天平
走得很远也觉得很近
走得很近也觉得很远

西柏坡,我从我一株小草的姿态
品读出大树的情怀,遍布
神州的江河,一心奔向长江
又深情拥抱黄河

读壶口

气壮山河的一次奔腾
澎湃黄河的秉性
从呐喊声中醒来的黄土高原
斗转星移,一曲信天游
醉倒山,迷住云
回首壶口的那尾鲤鱼
领略龙门敞开时的惊天动地
你金口玉言,讲述
天多高远,地多深沉
每一朵浪花,都在
深邃的目光里溢满心境
从一道彩虹的起舞
黄河所有的梦想
蓄势待发,又一泄千里

井冈山

狂风骤雨,泥泞的路
鞭一样抽打你瘦弱的身躯
鸟飞过的姿态,颠覆
一直没有晴朗的天空
一队人马从死里逃生的苦难
洞穿生龙活虎的远方
打出自己的旗帜,找到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一面鲜红的旗帜下
倒下的人都变身希望的起点
已经走得遥远的背影
把魂烙在了重庆的今天

延河水

你行走黄河的梦里
活在长江的期盼
起点,还是终点
遥相呼应,一路朝天

生动的舞醉倒秦时的月
迷恋上汉时的关
黄土高原悠扬的情怀
浪花里绽放
涛声里回旋

两岸的原野,两岸的山
红色经典
一直在你灵动里上演
一道湾又一道坎
让中国在撕心裂肺的岔路口
看见黎明的曙光
露出得意的笑颜

延河水啊,看你时
你背影旗帜一样迎风招展
想你时,峰回路转
直达心仪的延安

牌坊村

讲述过往,这里
门开得很圆
窗特别敞亮
从牌坊洞开来的历史路口
邓氏的印迹
渠渠江的蜿蜒
点燃生离死别的执念
而村口的黄楠树
把满腹经纶
植入这方水土的灵魂

千回百转,依次
爬满牌坊的高深
青石路上留下的足痕
如一方祥瑞
风起云涌的是澎湃的华章
宁静致远的是泰山的心境

牌坊村,我一直沉醉
昨天与今天的结点
在你庄稼盛开的欣喜

红军渡

风雨兼程,他们高举
镰刀斧头的旗帜
浪尖上奔袭
水里伏击
强渡嘉陵江,突破
黑暗的险恶
粉碎残酷的枷锁
枪林弹雨,军魂
逆流而上,燎原星火
血肉模糊的场景区
三娃子当红军
么妹子入列赤卫队
爹爹大妈在自己的土地
种上粮食,栽上
猕猴桃、大雪梨

炊烟伸直腰杆
摆渡人在记忆的河流
摆渡着笑颜开的日子

苍溪的彼岸繁花似锦
一丝风路过
也魂牵梦萦

渣滓洞

语言从枪口踹出的时候
骨头响起开花的声音
黎明时分,一滴血
与一片土地谈古论今

也许,一场酷刑的面前
死是崇高的礼赞
游走洞壁上的词语
是一艘船
摆渡灵魂的千回百转

如今透进的每一丝阳光
早已洞穿真理的深浅
我步入你的入口
感受到的却是出口的温柔

长安街

门和路,相向而行
舒心的过往一目了然
窗口,溜达出阳光的味道
风和日丽的想象
迈出家情万丈的脚步
让远方不远,近临不近

路灯品鉴花朵的绽放
树站出一种姿态的深远
宁静的星辰,蜂拥而至的色彩
流过心境的惬意
长满春天的笑意
也酿出秋天持久的甜蜜

在这里,我听见
经风沐雨的华表
讲那年、那人、那些事

听秦腔

荡气回肠的滋味
在黄河的风口浪尖上弥漫
千回百转,那些
落地生根的音符
叫醒了陈年的往事
伴随延安的心情
挽留一段如火如荼的时光
一段高腔直奔千里
邂逅秦岭的深沉
还有历史种下的秘隐

沉醉的我迷失自己
秦腔里,我内心的出口
布满缤纷的梦境
纷至沓来的角色
拽着我从雾里云里
溜进龙门阵
看见断桥上的风花雪夜
金戈铁马下的血腥残忍
牵肠挂肚,陨落
一场生死攸关的纷争

西行散记

(组诗)

冉杰(四川)

故国的庄园

我的庄园,建筑在故国的田园
满目青山是一道城墙
青翠是哨兵,花朵是保姆
高高在上的太阳是夜晚的灯泡
我头枕青城山,怀抱岷江的月
搂抱着湿润了的梦

故国的庄园,在都江堰的三月
种植了一大片抒情的诗歌
比雪还白的梨花,比黄金还黄的菜花
还有比血鲜艳的梅,都开放在庄园内
七里诗乡的故人
满脸的笑容是诗尾的感叹号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
又恰是一把悬挂的锄头

故国的庄园,长满了抒情的野草
在青城湾的湖泊里荡漾成细微的词语
把八月收割的麦草堆放城墙
等待明年之后的三月
在通往青城山的路上
兑现青草和花朵的诺言

麦开四月,七里诗乡的蓍秧人
腾出撩人的舞姿。曼妙的姿势就像
柳农农民诗社的诗句,朴实而不浅显
我站在庄园的垛口很久了
等待你的到来
其实,你来不来都无所谓
只是猪食槽上锈刻了你的名字
那一缕猪圈咖啡的轻烟,如五十年前
故国发生的战争,川西林盘
将长长的乡盘盘根在庄园的墙底
我的庄园,再一次错落有致

邛崃山脉的一道弧线

穿越竹子搭成的隧道
清晨的阳光把窄窄的水泥路
烙成大大小小的伤疤
轮胎碾过不流血的疼痛
不安分的春风揪住我的衣领
我声嘶力竭地喊醒一汪溪水
满目流淌的绿
凝固在竹叶和茶叶上
春天,这个不守规矩的季节
让我在平乐的竹上花椒胡思乱想

品一口千年古茶,唇边飘过流年的浮烟
沿山行走的风,醉醺醺地晃荡了江湖
随便打捞起来的
都是一串串宁静,被蓝天白云
圈养的圆月,成了茶叶上的露珠
在手心与眼睛之间滚来荡去
翻来覆去的竹叶在半空中吹出
宋朝的家具,康熙的宇
以及童年摇摇晃晃的记忆
破土而出的竹笋,泪流不止地诉说
杂草蓬勃生长的罪过,流动的花朵
在春光明媚中散布
一些色彩鲜艳的流言和蜚语

竹上花椒
卧在邛崃山脉的一道弧线
剪不断的绿,理不乱的静
飞来飞去的鸟,衔来白天的风
在深沉的黑夜聆听茶叶筑巢的声音

与春风私奔的樱花

温情的樱花太招摇了市了
以至于邛崃的三月酒气熏天
漫天飞舞的风求凰
不知沉淀了多少凄凄切切的故事

那一朵硕大的花蕊,张开
涂抹口红的小嘴
尘埃和噪音经历了无数的反刍
茎叶才吐出一片鲜艳的血汁
染红了大道上的风景
没有人在理解比私奔更疼痛的过程

我想,那飘零的樱花
是否也和春风一起私奔
去寻找泥土的家园。不然
那回眸的一瞬
怎能流下一滴青泪

七里诗乡的蓍秧人

黄亦橙(四川)

蜷缩在时间的褶皱里太久
差点忘记盘中餐是谁在锄禾
拥有纯正农民基因的我
已经很多年没露过秧了
摇晃在七里诗乡的四埂上
浑身的城市芳华被剥得精光
炽热的泥土总惹着蓬勃的秧苗
嘲笑我的四体不勤
欢快的蓍秧歌唤醒我的耳朵
召唤记忆深处久疏的农事

阳光照在故园的秧田
父亲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
戴着希望的秧苗
看到潜伏其间的神子
毫不犹豫地一把掀起踩入泥中
在父亲亮如明镜的世界里
神子如沙子,怎能掺进米饭
就像做人容不下偷鸡摸狗的行径
讷言的父亲不会唱歌
蓍秧时像一块沉默的石头
黄昏时家里升起的炊烟让我知道
撒掉神子的喜悦,以及
搞好一株秧苗就有丰收的盼望
足以在他心中唱响一曲动听的山歌

七里诗乡的蓍秧人是幸福的
他们把蓍秧写成一首诗
刻在柳农诗社的墙上
他们把蓍秧扭成一支舞
跳在七里诗乡的四埂上
他们把蓍秧谱成一首歌
唱在川西林盘的风中

商海弄潮



天地正清明

方华(安徽)

春至清明,空气晴朗,四野明净,大自然处处显示出勃勃生机。《淮南子·天文训》记述:“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古籍《岁时百问》上说:“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

写清明的诗作,最脍炙人口的当是杜牧的那首。“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每读此诗,总有一种“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感觉涌上心头。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祭祖扫墓的日子。风云变幻,气象万千,清明时节,不见得都是雨纷纷的日子,只是怀念先人、思亲之情涌上心头,伤怀忧郁而已。那一场场断魂之雨,只是永久地埋在生者情感的天空里。

清明扫墓,据说源自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一事。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后重耳称帝,介子推拒不入官,晋文公本想烧山以逼其出,哪知介子推与母抱柳被烧而死也不屈。晋文公嗟叹悲切,下令将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每年这天全国禁忌烟火,只吃寒食。因寒食与清明相接,后来就逐渐形成清明扫墓了。现在许多地方有“清明上坟走在前”之说,即与寒食典故有关。

明清时期,清明扫墓最为盛行。从明朝《帝京景物略》上面的一段记载,我们可看出当时的清明景象:“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榼,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醉者、哭者、为无算。草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钱,则纸钱矣。哭罢,不归也,趋芳

树,择园圃,列坐尽醉。”

南宋高翥《清明》诗作:“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民间俗语:生前孝才是真的孝;死后孝那是假孝心。清明扫墓只是一个祭奠形式,它给了我们一次重温亲情的时机,也让泪水给心灵一次洗涤。

“故园肠断处,日夜柳条新。”逝者已矣,生者仍往。四季的轮回一如人生,生生不息。天地清明的大好春光,又正是踏青春游的好时节。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即便是身处天堂的先人,恐怕也是满怀心地希望后人好好地享受美好的人生春光吧。

“芳草绿野恣行事,春人遥山碧四周;兴逐乱红穿柳巷,固因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劝,只恐风花一片红;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走出雨纷纷的断魂天,原来清明除了思念伤怀,还有芳草碧连天的绿野,还有莺歌燕舞的景致,还有花遮柳掩的酒肆……其实,清明踏青又何须借问酒家,那满眼满鼻的花香,早已是醉了游履。正是:“向西楼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道。马穿杨柳嘶,人倚秋千笑,探莺花总教春醉倒。”

宋人吴惟信在《苏堤清明即事》中写道:“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乱飞莺。”且趁清明大好春光,让我们在一份亲情的怀念中,感受更加美好的风清日明的新生活吧。

锦里侃山

闪耀星光的回首

——评邓太忠《穿过百年的星光》(组诗)

蒋德均 肖榆慧(四川)

“星光”意指星星的光辉,不仅代表着希望,更代表着永恒。在历史变迁中,这个意象成为了时空转换最有力见证者,颇有些“白云千载空悠悠”的意趣在。当然邓太忠的《穿过百年的星光》(组诗)以不变的物与景为叙述对象,用独特的视角,在不断跳跃的时空以及在对话语的陌生化处理后完成了对峥嵘岁月的歌吟与缅怀。

叙事视角的灵活性

叙事视角是指作品在内容创作上观察和讲述的角度。同一事物的不同视角展现的表达效果大相径庭。而诗歌的叙述视角同时也是一种修辞技巧,巧妙的视觉转换会带给诗歌更强的韵律和更广阔的言说空间。《南泥湾》中先用全知视角描写“军人”在漫长的岁月里的贡献,不受限的观察角度让人自由地切换画面任何一端。当读者以“他者”的视角注视着“军人”时,便自然而然产生了敬意,而后“我听见有人叫我的乳名”突然出现的第三人称“我”将视角转化为内聚焦,主观的叙述让整体的表达个人化和情感浓烈起来。在《牌坊村》对牌坊周围展开了历史想象,全知角度展现了这里的“香火”“渠江”“黄楠树”等的状态,悠久的历史就这样翻开,而当下文出现了第三人称“我”时又跳回有限视角,言说的内在空间扩大开来。同时还有《渣滓洞》以及《长安街》等诗作均有这种灵活变换的特点。

而在《枣园记》中别出新意的选择“蜜枣”来叙述读者,极其微小普通却是可见证过去和现在的一扇窗口。时代的变迁,曾经的艰苦岁月,人的愁苦哀乐都被深刻在枣的生长中。用客观事物来做主观叙述者进行讲述,能留下更大的思考与想象空间,使文本具有反复吟咏的余味。在《歌乐山》中,不仅用客观事物做叙述者,更完成了几个叙

述者视角的转变,从这里的“树”到“大别山”,最后到“石头”,都以各自的角度叙述着重庆独特的景色,而不断横跳的视角使短短两节小诗充满了动感与张力。

时空跳转及其意象对比

《穿过百年的星光》(组诗)在对具体的景物描写中,穿插着过往的回忆,形成了时空的跳跃与虚实的跳跃以及意象的跳跃等特点,而不变更事物以及地点成为了叙述对象以及回忆的立足点。例如在《枣园记》中首先描写到了“一粒枣的落地”,苏醒过程中以及黑夜的群星中交互叙述了战争岁月的片段。《西柏坡》中的西柏坡旧时代的枪林弹雨以及日新月异下的新中国,最后立足在了对现实景物的感慨。在《解放碑》中以解放碑为媒介从过去的声音中看到了所希望的未来……在频繁的今天对比描写跳跃中,虚实的边界已经慢慢模糊,更多的表现一种整体的感觉。例如在《枣园记》中,落地生根的“枣”是想象,“小米加步枪”是回忆,甚至连“灯光亮成的群星”也抹上了几分虚影,客观主体已荡然无存,更多的是对紧急战事场景和春日将近的感知。在《读遵义》中血红的旗帜是追忆,一路狂奔的“河流与山口”是幻想,还有那生根发芽的“梦”更是虚构的产物,支离破碎的历史意象和对于未来充满希望的情感表达就在这种跳跃中得以呈现。

在时空转换下意象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诗人回忆沉痛的历史所用的意象多是悲凉严肃的,而描写现在和展望未来所运用的意象多是轻盈欢喜的,饱含对未来的信心。在《红军渡》中“风雨”“浪尖”以及“枪林弹雨”等意象是“黑暗的”“险恶的”,而在最后的“苍溪”竟也繁花似锦,这种强烈的分裂使诗歌更具张力。在《井冈山》中瘦弱

的“身体”“恶浪”“没有晴朗的天空”写出了革命时期的阴霾,这些意象极具悲凉色彩,在这些阴霾背后,“温馨的阳光”“舒心的花朵”以及“高歌盛世的森林”这些意象则具有了更加积极的暖色调。在《解放碑》中,那段历史用了“忠骨”“土地”以及“江河”来形容,是严肃沉寂的,而现实的自然景物却是清新淡雅令人向往的,由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八达岭》中的“新长的草”“路过的风”以及“飘过的云”以及“厚重的城墙”则将现实和历史分隔开来,有了“一边腥风血雨,一边艳阳盛世”的对比效果。

语言的“陌生化”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概念,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说法,对象多次被感知之后便会产生“感知的自动化”,从而习以为常。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审美疲劳或审美倦怠,“陌生化”就是要摆脱这种“感知的自动化”,要求语言的间离,产生新奇和惊异。《穿过百年的星光》(组诗)为此做出尝试和努力。首先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词语搭配。在《读遵义》中写道:“梦从潮湿的沟壑,蜂拥而至,发芽生根。”将抽象的“梦”拟人化,并将“沟壑”与之匹配起来,抒发梦想发展迅速的

概念,不仅对仗工整且极富理趣。又如《解放碑》中“一个声音对另一种表情”写出了交错有致的形式与内容。在《西柏坡》中“走得很远也觉得很近,走得很近也觉得很远。”颇有些辩证法的智慧。其他的如在《延河水》中“起点,还是终点,遥相呼应,一句朝天”这句话打破了绝对的空间观念,有些宿命论的色彩……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邓太忠先生以诗歌的方式表达了对党的致敬,体现了一位诗人的岗与担当。

锦里副刊

刊头题字:龙良贤 主编:冉杰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